

白话资治通鉴精选

第一册



白話資治通鑑精選

第一冊

白话资治通鉴精编

第一册

林鲤 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前 言

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学典籍有多种体裁、体例、体式或体制，其中，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和纪传体的《史记》堪称史学双璧。现在，《史记》早已从图书馆和学者们的书斋里解放出来，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寻常百姓家”；而《资治通鉴》，尽管近年来也有多种版本问世，但是，其普及程度似不如《史记》。为了使《资治通鉴》也能像《史记》一样进入千家万户，使其所包含的民主性精华和它所积淀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我们编译了这部《白话资治通鉴精选》。

《资治通鉴》由北宋大政治家、大学者、时任龙图阁直学士的司马光（1019—1083）主编，而其主要助手刘恕、刘攽、范相禹等人亦“皆通儒硕学，非空谈性命者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以，此书的编纂工作有着坚实而浑厚的作者基础。而司马光虽为此书的主编，但从发凡起例到收集史料，从考订史实到编排年月，从文字剪裁到语言润色，总之，从策划到定稿，都融入了他大量心血，谓其“精力尽于此书”不为虚言。

司马光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605）受诏编撰《资治通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书成奏上，凡历十九年而后毕。史料来源，“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而下终五代（前403—959），“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

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事，盖拟议而有准矣。（《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所以，此书作为编年体史书，不仅“网罗宏富”，而且“体大思精”，诚“为前古之所未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司马光原立志编撰一部《通志》，何以终以《资治通鉴》名之？这一方面可从司马光编撰这部年经事纬的史学巨著的良苦用心得到回答：“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进通鉴表》）；另一方面也可从宋英宗的《御制资治通鉴序》得到回答，他引经据典地说：“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自馮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至于《资治通鉴》的编撰体例，同它从前的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等一样，都是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即按年月日顺序将所收到的史实记述下来。这种体例有其优长，即容易明了同一时期或同一时段各事件之间的联系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但也有其缺憾，即同一事件容易前后割裂，而有关人物的活动也难以集中了解。作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的《资治通鉴》，虽然尽量克服这种体制的缺憾，但毕竟由于所收到的历史事件往往持续时间很长或者说时间跨度很大，而所收历史人物的活动又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发展进程而分年分月分日地记述，所以这种缺憾终难得到彻底的克服。尽管如此，“士之生也，苟无意于斯世则已；如其抱负器业，未甘空老明时，将以奋发而有为也，其于是书，可不熟读而深考之乎？”（《兴文署新刊资治

通鉴序》)

《资治通鉴》自宋以来有过多种版本。现在最通行也最有影响的是中华书局据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标点的排印本。我们编译此书即据中华书局本。

所谓“白话”，即将原书的文言形式转换为今语体形式，并力求“转换”的“信”和“达”；至于“雅”，虽然也是我们的追求，但实际效果却未必尽如人意。所谓“精选”，主要选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与该历史事件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并且其经验教训对我们仍有很好或较好的启迪作用者。

在编选体例上，仍依遵原书，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内文分两级标题，一级标题标明卷次起止，二级标题以帝王或帝王年号纪年并括注干支纪年和公元纪年。正文，同一年的事情和文字，可以节选，但选段不选句；段与段之间即便有删节，既不空行，也不用删节号，但所选各段的译文均另起行；遇有前后段的译文所译并非同一月之事时，后段译文的首行前括注某月。这种编选体例也未必周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加以修订。

编 者

目 录

资治通鉴第一卷至第五卷·····	(1)
资治通鉴第六卷至第一〇卷·····	(62)
资治通鉴第十一卷至第十五卷·····	(142)
资治通鉴第十六卷至第二〇卷·····	(208)
资治通鉴第二一卷至第二五卷·····	(261)
资治通鉴第二六卷至第三〇卷·····	(330)
资治通鉴第三一卷至第三五卷·····	(387)
资治通鉴第三六卷至第四〇卷·····	(408)
资治通鉴第四一卷至第四五卷·····	(468)
资治通鉴第四六卷至第五〇卷·····	(514)
资治通鉴第五一卷至第五五卷·····	(539)
资治通鉴第五六卷至第六〇卷·····	(585)
资治通鉴第六一卷至第六五卷·····	(660)
资治通鉴第六六卷至第七〇卷·····	(752)
资治通鉴第七一卷至第七五卷·····	(800)
资治通鉴第七六卷至第八〇卷·····	(813)
资治通鉴第八一卷至第八五卷·····	(835)
资治通鉴第八六卷至第九〇卷·····	(890)
资治通鉴第九一卷至第九五卷·····	(912)
资治通鉴第九六卷至第一百卷·····	(969)

资治通鉴第一〇一卷至第一〇五卷	(1013)
资治通鉴第一〇六卷至第一一〇卷	(1054)
资治通鉴第一一一卷至第一一五卷	(1077)
资治通鉴第一一六卷至第一二〇卷	(1126)
资治通鉴第一二一卷至第一二五卷	(1150)
资治通鉴第一二六卷至第一三二卷	(1187)
资治通鉴第一三三卷至第一三五卷	(1191)
资治通鉴第一三六卷至第一四〇卷	(1219)
资治通鉴第一四一卷至第一四五卷	(1248)
资治通鉴第一四六卷至第一五〇卷	(1296)
资治通鉴第一五一卷至第一五五卷	(1323)
资治通鉴第一五六卷至第一六〇卷	(1385)
资治通鉴第一六一卷至第一六五卷	(1442)
资治通鉴第一七一卷至第一七五卷	(1496)
资治通鉴第一七六卷至第一八〇卷	(1525)
资治通鉴第一八一卷至第一八五卷	(1576)
资治通鉴第一八六卷至第一九〇卷	(1641)
资治通鉴第一九一卷至第一九五卷	(1698)
资治通鉴第一九六卷至第一九九卷	(1734)
资治通鉴第二〇〇卷至第二〇五卷	(1771)
资治通鉴第二〇六卷至第二一〇卷	(1801)
资治通鉴第二一一卷至第二一五卷	(1835)
资治通鉴第二一六卷至第二二〇卷	(1848)
资治通鉴第二二一卷至第二二四卷	(1924)
资治通鉴第二二五卷至第二二八卷	(1946)
资治通鉴第二二九卷至第二三〇卷	(1994)
资治通鉴第二三一卷至第二三九卷	(2015)
资治通鉴第二四〇卷至第二四四卷	(2039)

资治通鉴第二四五卷至第二五〇卷	(2049)
资治通鉴第二五一卷至第二五五卷	(2071)
资治通鉴第二五六卷至第二六〇卷	(2136)
资治通鉴第二六一卷至第二六五卷	(2185)
资治通鉴第二六六卷至第二七〇卷	(2234)
资治通鉴第二七一卷至第二七四卷	(2259)
资治通鉴第二七五卷至第二七九卷	(2300)
资治通鉴第二八〇卷至第二八五卷	(2314)
资治通鉴第二八六卷至第二八九卷	(2340)
资治通鉴第二九〇卷至第二九四卷	(2376)

资治通鉴第一卷至第五卷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正式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起初，晋国国卿智宣子想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其子。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美发高大是长处，精于射箭驾车是长处，技艺精通是长处，能写善辩是长处，坚毅果敢是长处。然而却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凌驾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氏家族，另立为辅氏。

晋国的另一个上卿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个儿子好，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好好记住！”过了三年，赵简子问起两个儿子。大儿子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再问他的竹简，已丢失了。又问小儿子无恤，竟然背诵竹简训词很熟练；追问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十分贤能，便立他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其属邑晋阳（今山西太原），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作为未

来的保障之地呢？”赵简子说：“作为保障。”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又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动乱，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

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执掌晋国之政，与晋国另两位上卿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了韩康子，又侮辱了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劝诫智瑶说：“主公您不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了！”智瑶说：“他们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又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得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戒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毫不在意。

智瑶又向韩康子索要领地，韩康子想不给他。段规进言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兴兵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得到土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人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城邑。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的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恐惧；我们给智瑶土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恐惧而互相团结；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想要败坏他，姑且先帮他的忙；想要占有他，姑且先给他点儿甜头。’主人不如给他，来造成智伯的骄傲，然后才可选择交情深厚的人士，共同设

法对付智伯，我们又何必单独作为智伯攻击的对象呢！”桓子说：“好极了。”也就给了智瑶一处有万家人口的都邑。

智伯又向赵襄子索求蔡与皋狼二处土地，赵襄子不给。智伯大怒，于是统帅韩、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氏，襄子准备出外避难，说：“我逃到哪里好呢？”随从的官员建议说：“长子县较近，且城郭坚固完好。”襄子说：“人民精疲力竭地去修固城郭，又要拼死命防守，有谁能与我同心合力呢！”随从的官员说：“邯郸仓储存粮充裕，适合前往。”襄子说：“所谓存粮充裕，无非由搜刮的民脂民膏而来，现在又让居民作战送死，有谁能与我同心协力呢！看来只有到晋阳去了，晋阳是先主的属地，尹铎宽厚爱民，人民必定团结和睦。”于是决定逃往晋阳。

三家军队包围了晋阳，并引水灌城，城墙淹到只剩六尺高，锅灶沉没水里，都生出了长脚蛤蟆，而人民毫无背叛的意思。智伯巡行水攻情形，当时魏桓子驾车居中，韩康子持矛居右，智伯对他们说：“我如今方知水可以灭亡他人的国家啊！”魏桓子用肘碰碰韩康子，韩康子轻踏魏桓子的脚，暗示他也可以利用汾河的水来灌安邑，绛河的水来灌平阳！絺疵对智伯说：“韩、魏二家一定要叛变。”智伯说：“你怎么知道？”絺疵说：“根据发生的事情可以推知。我们统率韩、魏的兵来攻打赵氏，赵氏亡，灾祸必波及韩、魏。现在约定战胜赵氏后，三家平分他们的土地，如今城墙被水淹没的还剩六尺，城中积粮用尽，拿人肉马肉维持生活，他们两人不但毫无喜悦的表情而且面带忧戚的样子，这不是要反叛是什么呢？”第二天，智伯把絺疵的话转告他们两位，他们解释道：“这个人专门讲别人的坏话，实在他才真是想替赵氏游说，使主人疑惑我们两家不忠，然后让你松懈攻打赵氏的斗志。要不然，我们哪里不愿意赶快平分赵氏的田产，反而去做些危险甚而毫无成功希望的事呢！”两人辞出后，絺疵进来说：“主人为什么把臣子的话告诉他们两个呢？”智伯说：“你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说：“臣刚

才看他们对我仔细端详，且步伐匆促，就知道他们的心情了！”智伯不听劝告。绵疵为了避祸，请求出使齐国。

赵襄子派张孟谈暗中出城晋见韩康子、魏桓子二人，说：“臣听说唇亡则齿寒。现在智伯率领韩、魏的军队进攻赵氏，赵亡以后，韩、魏就是下一个目标了。”他们两人说：“我们心里早就知道这种情况；只是怕事情未成，而计划泄露，那么杀身大祸便立即来到了。”张孟谈说：“计谋出于两家主人的口，入于为臣的耳，有什么害怕的呢！”两人乃暗中和张孟谈约定，并商量好起事的日期后，才把他送走。到了约定的日期赵襄子乘夜派人杀死守堤的官员，决开河水倒灌智伯的军队。智伯的军队因救水淹乱成一团，韩、魏两家分别从两翼夹攻，赵襄子率领士卒作正面攻击，大败智伯的军队，杀掉智伯，完全灭绝了智氏的家族人等，唯有辅果得以幸免。

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智氏的领地，赵襄子把智瑶的头骨涂上漆，作为饮具。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怀揣着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便令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要将豫让杀死，赵襄子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释放了豫让。豫让又用漆涂身，使浑身生满癞疮，再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了他，为他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难道不容易吗？何必如此自我折磨？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难了吗！”豫让说：“要是已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所以还要这样干下去，就是为了要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捕获豫让，于是将他杀死。

赵襄子因为父亲赵简子当年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伯鲁的儿子于代国，称代成君，早死；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们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就是韩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国师，他每次经过名士段干木的住宅，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四方贤才德士很多前来归附他。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奏乐，天下起了大雨，魏文侯却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左右侍臣问：“今天饮酒正在兴头上，天又下着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我与虞人约好了今天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乐，难道可以无视一个约会吗！”于是亲身前去告知停猎。

韩国邀请魏国出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邦，不敢从命。”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两国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睦态度，都前来朝拜魏国。魏国于是开始成为魏、赵、韩三国之首，各诸侯国都不能和它相争。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攻克其地，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任座说：“国君您得了中山国，不用来封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君主！”魏文侯听了大怒，任座见状，快步离开。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你怎么知道？”回答说：“臣下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所以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听了很高兴，派翟璜速召任座回来，并亲自下堂迎接他，待

以上宾之礼。

魏文侯和田子方饮酒，文侯说：“钟声不太调和吗？是否左边的挂高了。”田子方笑了笑。文侯说：“为何发笑？”子方说：“臣听说，国君应当了解乐官的才不才，不必了解乐音的和不和；现在君上明辨乐音的和声，恐怕会疏忽乐官的才能呵。”文侯说：“你讲的对。”

子击外出，途中遇着田子方，便下车伏地谒见。子方不答礼。子击大怒，对子方说：“是富贵的该向人骄傲呢？还是贫贱的该向人骄傲呢？”子方说：“那当然是贫贱的才有资格对人骄傲，富贵的怎敢向别人骄傲呢！国君如果对人骄傲就失去他的家国，大夫对人骄傲就失去他的家邦。失去家国的，没听说还有人以国君来对待他的；失去家邦的，没听说还有人以家君来对待他的。士就是贫贱的人，如言不被采用，行有所不合，穿上鞋子就走了，无论到那里，还不是过贫贱生活吗！”子击听了，向他谢罪。

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曾经讲过：‘家贫就想到良妻，国乱就想到良相。’现在设置宰相，不是魏成就是翟璜，你看他们两位怎么样？”回答说：“地位卑下的不当替尊贵的打算，感情疏远的不当替近亲打算。臣以在野的身份，实不敢应命。”文侯说：“先生面临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请不必客气！”李克说：“国君只是疏于考察。如果对一个人，平常多注意和他亲近的人，有钱时注意和他交往的对象，显达时注意他保举的人士，穷困时注意他有所不为的操守，贫贱时注意他不随便谋取的态度，从以上五种角度观察，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优劣了，何必跟我商量呢！”文侯说：“先生回去休息吧，我的宰相决定了。”李克辞别出来，遇见翟璜。翟璜说：“刚才听说国君召见先生谈委任宰相的事，不知谁能担任？”李克说：“魏成。”翟璜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防守西河的吴起，是臣推荐的。邺县民生疾苦，君上常引以为忧，臣推荐了西门豹去治邺。君上想攻打中山，臣推荐乐羊。中山攻占后无

人防守，臣推荐先生。君上的儿子没有师傅教导，臣推荐屈侯鲋。从这些事情来衡量，臣哪一点儿比不上魏成！”李克说：“你推荐我给君上，难道是想结党营私做大官吗？君上问我，谁可以担任宰相，我回答是这样的。我之所以知道君上必任魏成为宰相，是因为魏成的俸禄有千钟，其中十分之九用于社会，十分之一用于家庭；所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位，君上都把他们看成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个人，国君都任用为臣属。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翟璜听了，徘徊不敢进前，一再行礼说：“我翟璜真是粗鄙之人，失礼了，我愿终身做您的弟子！”

吴起是卫国人，在鲁国做官。齐国来攻打鲁国，鲁国想任用吴起为将，但吴起娶的妻子是齐国人，鲁国猜疑吴起。于是，吴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求得大将，率鲁国军队大破齐国军队。有人在鲁国国君面前攻击他说：“吴起当初曾师事曾参，母亲死了也不回去奔丧，曾参因此和他断绝关系。现在他又杀死妻子来求得您的大将职位。吴起真是一个残忍缺德的人！况且，以我们小小的鲁国能有战胜齐国的名气，各个国家都要来算计鲁国了。”吴起恐怕鲁国治他的罪，又听说魏文侯贤明，就前去投奔。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见，李克说：“吴起为人贪婪而好色，然而他用兵打仗，连齐国的名将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大将，派他攻打秦国，夺下了五座城池。

吴起做大将，与最低级的士兵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睡觉不铺席子，行军也不骑马，亲自背上士兵挑的粮食，与士兵们分担疾苦。有个士兵患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毒汁。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痛哭。有人奇怪地问：“你的儿子是个士兵，而吴起将军亲自为他吸吮毒疮，你还哭什么？”士兵母亲答道：“不是这样啊！当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孩子的父亲作战时有进无退，就战死在敌阵中了。吴将军现在又为我儿子吸毒疮，我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了，所以我哭泣。”

周安王五年（甲申，公元前 397 年）

三月，强盗杀死韩国宰相侠累。侠累早先和濮阳严仲子结下了仇怨，仲子听说轵县人聂政很勇敢，就派人拿黄金百镒作为聂政母亲的寿礼，想请他代为报仇。聂政不接受，说：“老母在堂，政不敢以身家性命答应别人的要求！”等母亲过世后，仲子便派聂政刺杀侠累。当时侠累正坐在大厅上，四周警卫森严，聂政一直走上台阶，刺杀了侠累，然后用刀子刮破自己的脸皮，挖出眼睛，剖腹自杀。韩国人把聂政的尸体放到人烟稠密的市场，公开悬赏，叫人认领，可是没有人能认出究竟是谁。他姐姐聂嫈知道了这件事，去到那里，哭着说：“是轵县深井里的聂政呵！因为我还活着的关系，他才毁容灭迹断绝亲属关系。我怎能为了怕惹上杀身之祸，永久埋没贤弟的英名呢！”于是，也在聂政尸体的旁边自杀身亡。

周安王十五年（甲午，公元前 387 年）

魏国魏文侯去世，太子魏击即位，这就是魏武侯。

魏武侯乘船顺黄河而下，在中游对吴起说：“美丽啊坚固的山河，这是魏国之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的险要。当初三苗氏部落，左面有洞庭湖，右面有彭蠡湖，但他们不修德义，被禹消灭了。夏朝君王桀的居住之地，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华山，伊阙山在其南面，羊肠之阪在其北面，但因行政不仁，也被商朝汤王驱逐了。商朝纣王的都城，左边是孟门，右边是太行山，常山在其北面，黄河经过其南面，因他行政不德，被周武王杀了。由此可见，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君主您不修德政，恐怕就是这条船上的人，也要成为您的敌人。”魏武侯听罢说道：“对。”

魏国设置国相，任命田文。吴起很不高兴，对田文说：“我可